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目錄

隱佚

陳遇　秦從龍
葉兌　王國祥
鄭顒　王冕
邢量　龔詡
賀確　王行
楊恒　陳洄
王顯　施顯
袁𢀖　史鑑

趙元鉊　龍光

吳綸　張尺

董澐　顧源

顧祖辰

吳興茅元儀　校

錢唐徐象橒　行

隱佚

陳靜誠先生遇傳　　陳鎬

陳遇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祖考汝德溧陽縣判考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于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闢教承學子弟多從之及中原板蕩乃歸建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　太祖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遇學行

才識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其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惟慨惜無軍師恒側席以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傳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倘以主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奮爪牙以黷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取成大業列

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信與
其韜光晦跡以全已其妙濟時行道以成仁拱侍車
座起展素衷幸勿辭拒以慰下懷蓋丙申四月八日
也既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
者三甲辰　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
申上即帝位紀元還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敎為
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選衛士
廿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
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

事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轉將西域進獻馬一疋甚青
召入看題引漢故事爲詠、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
太常少卿又辭 上不許況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
禮部尙書又固辭 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
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値暑賜歸時功臣少有
通顯遇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
着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
書成立以圖補報 上說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
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院

官省視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中官諭祭賜葬鍾山
祖塋之次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述皆
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云子欽誠俱早卒
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太祖初下建康開士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秦
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
久以原之為南臺侍御史即為陳遇中行於　太祖
遂三顧聘之為帷幄師臣以定天下原之於　太祖
亦猶鮑叔薦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是以為
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已之始

終不能爲作傳爲可憾也

[illegible][illegible]題識

秦公從龍傳

朱睦㮮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也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以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王師下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　上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宜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至鎮江物色得之時從龍從孫永爲達郡軍因遣還報　上喜甚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從龍遂與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江迎之時　上需王緜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所　上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

大小悉與諮詠密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　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　上與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龍從子澤死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命有司厚卹其家論曰元之當避地京口時豈意天下復用哉及王師下金陵遣使敦辟元之感　上知蹷然而起參帷幄同起居言行計從情若魚水亦不翅不過矣然禀命弗融設施未究跡其為　高皇所與其亦章溢陶安之流亞歟

布衣葉公兌傳

赤城許詠錄

公名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末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太祖高皇帝武事一綱三目畧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公力辭遂賜銀幣縑表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公言其策曰漢高祖之開基也以蕭何爲丞相何進養民致賢則天下有可圖之策光武之中興也鄧禹有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語足知取天下之際懷來民心采服遠邇莫先於求賢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欽惟 華運中興當胡之既終乘曆數之
有歸明公運百萬之衆所向無敵闢開國金陵控制萬
里金鼓一振諸郡悉平夫閣下既膺上天之寵任收
高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者非 明公而
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而況南方
之人久倫異俗一旦聞 明公用夏變夷挈還禮義
之鄉仰慕愛悅之私又何如哉思欲進謁以攄所蘊
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陷在泥塗草澤之中無由自
達于王公大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貧妻
不能自至茲遇浙東行省左丞徵巖穴之士求驍直

之言謹北向再拜投所上書及武事一綱三日特乞
轉達以聞　明公雖未見其面觀其文足以知其心
矣特賜垂仁采錄而振發之以勸將來則天下咸謂
明公欲招致賢才先自隗始而四方風動莫不歸心
定國家萬世之洪基同符湯武並如兩漢之功業
而已哉伏祈　鈞察武事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
可無一定之規模也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
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
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
耳韓信初見高帝盡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爲大

將所言無一不酹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脅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願詳陳之昔漢祚既微群雄角逐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察罕是也然劉氏乃中華之主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爲重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代據華夏民厭其

懸思得真主一洗其習久矣而李密罕上不知天命之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為跡雖同而實則異　明公欲用夏變夷李氏變於夷者也而可乎哉孫權崛起江東未有定謀擬督其來降責質其子策士如張昭者尚勸權從之况其下者乎權魯肅初見之時即勸開大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冤謀獨出眾人之表故孫權常比之鄧禹後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

自古名將莫不喪師於此陳友諒盜弑武昌今江南大勢必歸版籍張九四僭據蘇杭等處如彈丸黑子破亡可待方國珍據台溫慶如机肉釜魚苟延殘喘福建兵脆城陋特義師未臨耳建康昔人以龍蟠虎踞有帝王之氣稱之誠東南之都會也建都于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家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進則規中原以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察罕敢窺吾之疆域哉且江之所恃莫切於上流而義兵去歲已克江州藩屏之勢愈固昔魏屯田皖城謀以弱

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晉宗守蘄春欲以
誅吳吳遣賀循襲取晉宗而蘄春爲吳夫皖與蘄春
魏必欲取吳必欲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
按皖與蘄春皆在江州足以蔽全吳矣況兩淮之地
自安吉歷廬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遮蔽
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豐已爲重鎭之地足可
守江以爲家戶守淮以爲藩屏矣又況張冠須得可
坐而策則通泰高郵淮安諸郡亦將來歸江之下流
又得其全蔽自此前進固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
權不足爲也況僻在遠方竊聞李氏妄自尊大致書

于　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此言雖未知虛實敢效魯肅獻國家之大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三日一取張九四據平江爲巢江爲巢穴蔓延杭紹爲兩浙大梗跨淮通泰爲江北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人之巢穴爲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擣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舉兵進攻平江援桴誓衆期於必克發言一面欲掩取杭紹湖秀以分其兵力此李愬攻蔡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堅守

固難以遽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却於城外
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
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内
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
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於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
產於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
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
寸則我之寸也今義師圍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
載而罷或攻或輟屢圍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益彼

之備也故當圍之之時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則運糧輓粟復為防守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其出入之故也倘內外懸隔糧無所入食盡兵疲內變將作一舉殄滅矣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彼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海遠掠紹興於勢必變義士所以遠攻而不克者以彼運糧自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及運糧矣一面攻杭州則不及赴援矣夫糧絕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紹興既拔一舊先斷然後進兵攻杭

齒亡齒寒勢必傾覆杭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畏矣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張寇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侵軼之虞退攻則無擣虛之患進可以越兩淮而規中原勢可以併福建而制江廣折衝萬里混一天下此取張寇者正當今之急務也二取台溫處戊戌年冬大兵克取婺城己亥年春方國珍即奉書納款送子為質是後信使往來講結舊盟未嘗渝也雖然狼子野心豈有馴狎之性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禍庚子年春命夏煜士陳顯道招諭遲疑不允其反覆不

忠而懷二心可見矣辛丑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殘
元謂國家欲舉土投降以中原路阻特委吾由水道
納款訖差張昶賚詔來宣於是遣燕叔義爲說客欲
說　明公奉詔叔義至大朝不敢啓口而還夫前日
彼欲投降於我今反招我投降於彼是大不近人情
者固宜興問罪之師矣然彼上計以水爲命一聞兵
至挈家出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備
東掩西爲巨害東南動擾則滄鯨波招安則損國威
夫上兵攻心彼自燕叔義回後已震懾踴躍即遣人
招致陳顯道款曲繾綣欲其復進言於國朝　杭越

既平即當納土將以款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之術
宜乘其機不可緩也彼方仰陳顒道又畏我舉兵可
即命顒道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
限不從命則興師以征不服如此聆之彼必聽從此
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義也必以九月為限者彼畏我
秋高馬肥又禾粟方登足充兵糧也宜速不宜緩者
速則不暇為意外之謀緩則遲回而討生一昔彼自
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先喪二者自悲叔
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三者方懇陳顒道令為
誣詆顒道大誇兵以恐之責其反覆以罪之可謂善

於說辭者矣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宣諭之後宜易官吏更年號甦民瘼慰民心收其稅糧散其冗兵革其濫官拘其船隻潜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如此則台溫慶三郡不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長智也竊聞有人傳至李察罕與　明公之書彼又遣人至李處結好意外之變不可不防以勢覩之惟及早督其奉命潛收其權以消未然之變是爲上計兵尚詭道不厭其密兵法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耳乞　朝廷深秘此文盖以方氏若知所言之人則家無噍類取莫大之禍尤不可以不秘也命陳顯道

宣諭之時併乞明公賜之書曰華運中興孤命師恢
復江南所向無敵戊戌年冬舉大兵克取婺城既與
台温慶三郡接境足下遣使投降送子爲質監此誠
心特謂足下真知胡運之已終天命之有歸也夫何
歷今四年延調歲月非奉前命年號尚從其舊海道
運糧復奉殘元詔謂不忘舊主而然情猶可恕今載
復遣人結好於李察罕其心謂何往者詭蒙殘元詔
書以招安孤始也足下投降於我今也反欲使孤投
降於彼足下反覆之心何異漢之隗囂哉本欲待秋
高興師問罪尚念始初送款之誠又憫鋒鏑之下玉

石俱焚故特命顯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見仲官爵不失元盟截自九月爲限汝聽與否皆在此日若又如前延引歲月間罪之師其得已乎葉克恭欲報東門之役喜山欲紓伍員之忿無分水陸動成蠻粉公孫述徐道覆今如何哉孤不食言善自爲謀毋蹈後患此草刱也討論潤色尚有待於當朝君子云三取福建福建舊爲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聞風必懼宜遣辯士說之彼必心計江浙四道三道既已歸順吾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必然聽命此李左車下齊之策也如或猶於送款自貽天討則

進兵一路自處溫而入一路自海道而至衝其關隘二道並進夾攻福州勢必從風而靡福州既下餘郡莫不迎刃而解矣既平福建威聲已振乃移兵進取兩廣猶反掌耳豈非千古之英偉哉

王君國祥墓銘

方孝孺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亦士其文辭甚奇在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林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策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秦文書下一城國之所由盛强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之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

將如探穀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歿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爲人言之人笑其過君曰君凡乎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羅旁縣道遇盜利其衆將刼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焉曰肅縣官使吾運粟許道夫防我而不至若豆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

然撤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際也先潜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諭以禍福説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尊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雖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潜甲果至執殺之乜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絶不

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　今上已得江淮即金陵為帝都鄉閒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　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為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刮落鉛餙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為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為奇杰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君為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皆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為奇謀士多以謀敗

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
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植而視時察變
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

鄭顯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以豪傑之才耻與牛驥同皂處南湖塢中意洒然也是爲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溺賄上自達魯花赤下至邑子丞尉競爲贜汚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豢一物價平出納使世之貪鄙也銷後游四方奮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之曰顯公云公嘗假三世出其價巳盡後其子孫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

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直也給如故晚年屢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義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騶膝踶嚙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疵以養精也茲蓋得之舊譜系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佯狂裂冠毀冕而求自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蛇渡蟻近不在其身則惠應之於其子孫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

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晃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
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
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
之去去不百武晃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晃屢應進
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
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
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
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
晃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何以祿
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

奴一童留燕偃偃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濼陽
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
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
爲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
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
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書
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覯更夜深人寂輒挑
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
事業不難致也嘗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
鶻騖海怒譎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

日不使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揚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卒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亦狂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材冕亦類是夫

邢公量傳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性狷介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弊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室中卧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叩之信手舉似不事翻檢文章簡古亦不苟作同邑沈誠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鄰里莫識其面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誠博學則無不知然短於著述故無所傳世云

龔大章先生詡傳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詧洪武初為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為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賀友菊先生確傳　　陳鎬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即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子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辭下筆輙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豹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爲古道交自視恒欿然而能忘人之踈戓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縱髻有據学士周公叙嘗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有

司寇爲鄉飲大賓幅巾深衣曳杖逍遥儀度整肅望
而知其爲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問僊游以老年
踰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半軒行傳

半軒諱行字止仲王姓半軒其號也蘇之吳邑人初父其為閶門南市人市藥以交物紛紛挈之為巳功半軒尚髫年藥餘千品悉志北北其其若多務酬應無或遺王媼老好療釋官家說即默記數本逌號狀之為媼主異之為語若能讀書不邪授以論一帙踰日已成誦矣遂大奇之盡以所度經史百子悉其探閱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啓蒙於城北望齊門街居時學者從遊屨交並至而議論此條論述今古常風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几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來

主人耳爲詞章汪洋奧美關節開解千緒萬端參錯
殊出一時老生咸畏之臨川饒參政介之分守浙右
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爲之詩歌者殆徧惟難於
一文耳間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辨其形容即
所爲說不加點窮饑仆地曰吾見中朝才傑亦夥未
有類于敏而奇者真天才也亟就薦以天下多事牛
軒亦靳弗售長洲周莊沈達卿共父號蓉三秀者貲
埒當世爲禮聘於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半斬
柴庵去曰使金鳩可守則然臍之噬無及也吾言止
如是直何濫取多田翁爲洋三吳鼎沸所撥者特多

壘砲石自固半軒私語曰兵法不云乎何以制勝也或詢何居曰設植蒿條頎而葦者聚布於其端如游隊然人出沒其下雖砲至而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害而不可盡矣後大將常公提兵至果用是計而城遂破所交靡不服其談兵之有徵也洪武初郡庠延為經師解訓導無常祿儕儒生衣巾弟子員多出絳紳皆易之以五經雜進問難半軒悉為辯析極底蘊泊翻瀾深秉刃迎縷解所有詳明至是乃吐舌曰王先生未可以詞翰儒目之故有行書廚皮避麓之號以其該博而無涯涘也郡守江夏魏河內王俱名觀

者以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還於蘇胥多之恩閣之朝而不果年向老解任避跡于吳山之石湖以經訓爲常凡碑銘序記等文求者作者恐歸爲間寫圖題其上自適旁通繼黃家學與論苦空玄寂果日忘倦率數其厭悍合什稽首謂濬如居士真再世人耶尤深契道術謂必有知者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五卷半軒集六卷學言稿十二卷四六制十二卷適意宜資十卷朱系統圖二卷人咸勝傳生二千皆役于京屢言疏省問欲見親以慰半軒欲往或尼以法經固容非儒者泮奐之日週微哂曰虎穴尚可嬉吾

尋布士何窒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於梁國監
公延之西塾誨其子若孫并資問益舜悵枘知之曉
數薦之　召對反勸　上行王道正禮樂簡賢立根
爲首務以其迂闊於事弗之聽也未久以他事獲罪
連坐以殁實洪武廿八年三月十二日年六十五云

白鹿生楊恒小傳　　宋濂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慨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傅館四方游学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絜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煜煜能動人競要邀作州閭師數兆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爨而饎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蹶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舁比中居以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

麗山戴䙡冠被羊皮裘帶經畊烟雨間暇則吟風弄
月俯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軏有識者莫能窮其
際高郵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
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于師生牢讓不起鳳不
得已令間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
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
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强生
性醇篤無鉄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
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
山邨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惷愚詸諸鄉鄰活之㦲輟

烏犍爲謝生拒之頓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時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果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速生族祝生待其成暨委贄致饋繼以金幣生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譏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爲法效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特遂白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翻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而造小傳如右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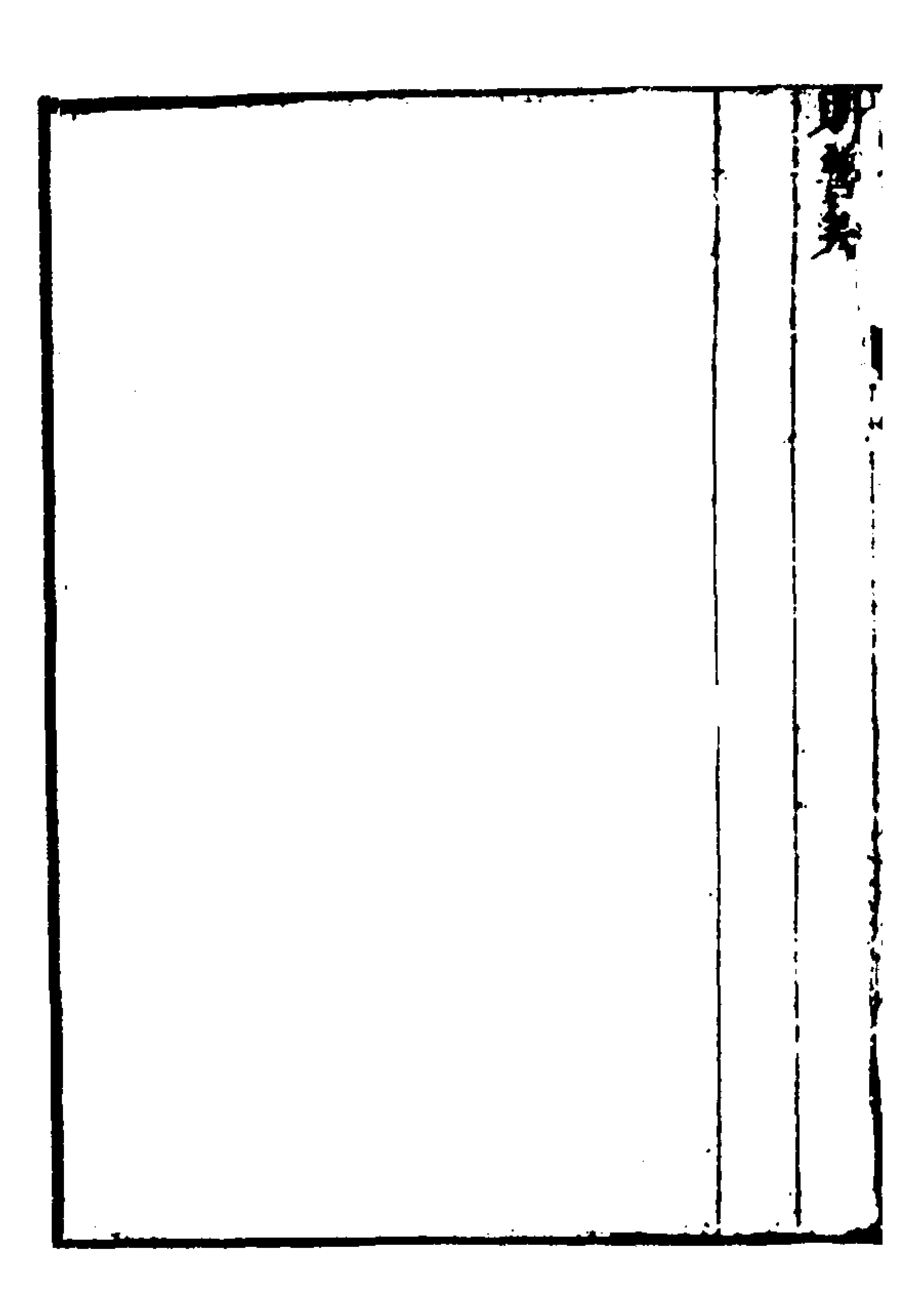
之異顯非所以論生也

竹溪逸民陳洄傳　　宋濂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煒煒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柰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

世外人也欲嘗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耆鞠種之滿圃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譏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每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未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

所利樂矣子以寻果滞於梅與荆邪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爲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繼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絶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



溪漁子王璽傳　　方孝孺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羣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違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與人論古人功業過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發最善右亦豪士耆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較喝狂飲

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竪視同列溪
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
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
主人出酒相飲攝衣既行起舞爲樂讙聲撼數十百
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
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睊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
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擧若不聞過適其志鮮衣
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蹋
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辟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
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卽其人云或曰非也　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東岡高士施鳳傳　王鏊

予與世寡諧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友者財四五輩皆海內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高士名鳳字鳴陽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爲天下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未二年卒天下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貿遷淮陰晝執業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孟子河與儕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

公為南京禮書文信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傳
驚焉為介于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
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
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名為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
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
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蓋君勤學過苦因得
眩病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亦修撰同年也
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君曰以利
媒進吾不為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壠荒穢綽楔傾
圮君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為之葺理

君因廬于墓所開門授徒闢圃鑿池養魚種樹君性度寬和而有恩致種蒔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燥溼卑高向背盡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枇杷楊梅甘橘葡萄茶落困不畢具松于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君食貧儞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蔬食饘粥菜惟三九敝衣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汚敦行孝友恭愼遜謙家人輩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愁謹初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爲暴君使人借之盜曰歸語汝主安服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滛

祖君一切華去戒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晚構一臺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夫嘗見其有戚容客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太史公曰甚哉世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闒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為其權貴享之百金以為擁其貴也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無所貴無所取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世有鑒焉

袁飛卿先生翼傳

文震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感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是萬事可捐惟積書秋菊不能忘情或時餽遺不繼困乏所有直

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僕遊六十餘年而卒論曰
跡袁先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
善飲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
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
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我不信夫子
况其大者哉

史明古公鑑墓表

吳寬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淛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爲友盖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辨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

務避俗而行必徵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
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
蓋有宋劉道業之精至于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
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
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
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與至吟聲咿
咿宜搜若索欲追魏晋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
亭館相通如入顧辟彊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
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
揮麈望之者以爲仙也間與親友吳𢈽峯數人扁舟

往來月爲雅集以賜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流石
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反所至爲文記之曰此余慨
吾志也會當絶大江北游中原覽嵩華涉河濟謁王
屋廬阜而歸乃爲快耳晚歲益務淸曠室無媵侍縣
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
郎正宿僧舍前三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永
數梲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
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夭耶竟卒弘治丙辰
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齒張平生吾交遊
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絶於所厚者有過尤

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郎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鍪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邁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子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

能爲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巳未三月庚申葬於吳縣西山之傅士塢爲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科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于其中

白雲先生趙元銘墓碣銘

黃綰

文獻之稱吾台舊矣至　國初鄉閭在在皆有人焉介忠信孝友婣睦足爲楷範及成化弘治間遺老猶存某爲童稚每於里閈得觀瞻焉雖一語一揖亦聞訓誨尚知向方但敦朴之過浮薄反爲訾矣自此人學流通至今遺風蕩然莫或存者於乎悲哉白雲先生某外皇毋從叔某所謂里閈得觀瞻者也先生之先閩柯山人諱徵明爲福州司戶石晉開運二年棄官避亂浮海至樂清大塢居焉今隸太平曾祖諱海祖諱某父諱惟恢皆以孝義重于鄉先生少讀書務

□學不事章句孝弟彌篤之行一無可愧而危嚴[illegible]
門之別族人恭僖雖迫藏獲亦無情容少肩家難未
嫁及長定婚盤峰江氏父卒衆欲徇俗借婚先生不
可逆三十二始娶爲初寓武林館人女恃其姿滑奔
先生即拂衣起去之樂清蔡知縣家富於貲初議以
女妻伯兄未問名兄卒欲以先生諧禮謝不可戶充
糧長每至輸戶家即饔飧持以自隨皆以廣盈二倉
輸米五十石倉官既與之串又誤以串遺即持還之
鄉人親戚貧乏之輒賙之歿則爲助殯葬兒女孤貧爲
之婚嫁假貸不計其息凶年則焚券以寬之晚而家

落亦不之倦被張暴侵辱不介意一日行海濱遇醉人欲擠之水旁觀者不平欲捶之先生傾笑曰此人變常矣不宜與較至夜其人嘔血死江氏先卒墓上樹松數被惡鄰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繩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婢詢是良家子即擇配嫁之其鄉居民有先世佃僕今以富强故相凌犯先生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邑大夫如袁公道丁公隆葉公賛陳公相特加禮重嘆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謂藝爲之鳳衆獸之麟矣袁公丁公皆躬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

和雲日採薇縣官彊一見雲氣尚蒸衣先祖文毅公愼於許可居選部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山林誦詩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諸古人實爲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近方得諸兒曹又何以知天下之賢也每稱諸縉紳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計春採芝人遠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平居手不釋卷雖隆寒盛暑衣巾未嘗去体夜半思所讀書中意旨輒起持書坐逮曉或有所得以至忘食人皆以先生言行無愧古人故以趨古人稱之平生

寐疾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我死矣昔我年三十時於
貴堂祖源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手語曰予有
僊風道骨復期與會回首老人不見逾十年果會又
期紫微山復會我昨留發紫微山得非致之終乎言
畢而卒先生姓趙氏諱元銘字廷時別號白雲也生
於永樂甲辰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德癸酉六月十六
日

龍光傳

龍光吉水人因其子嚴祥見陽明王先生于虔臺光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先幹機發莫能相難貌淸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叅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光贊先生易舟南趨吉安又慮濠遣發南都無備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離其心腹陰謀秘計多諸將士所不與知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

方疑先生貽已陰持兩端擁衆二萬入按降實來覯變先生遣光諭意光單騎入營衆方露刃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二酋睨宣 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雅二酋俯首歡欣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一擒濠以來權閹肆讒公卿猜忌光爲之詭辭款囚遠偵防變得于目授意使而應于護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所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于光者先生既卒功賞不行光抱耿耿無所向而世亦莫知光之爲奇士也

北山龍公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佻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尤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錯愕口噤

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起
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逆黨南
都兼備欲以僞符疑兵緩之然濠謀四出諸郡士人
稍刼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
幄密授方畧親信義之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
吉水士人秉彝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
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
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
龍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
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

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盡記
實也嘉靖初論公賞以翁賞爲大足丞既致仕遥授
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以
爲屈而昔之部導者户實盡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
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
酋方疑先生給也陰持兩端擁眾二萬人投降實來
覘歎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
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
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悲聲厲意態閒
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爲先生潛來咸

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
以讒搆撓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爲之詭辭款囟遠
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設對立談之頃
有高才弟子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
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靡闇翁抱耿耿無所向退
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
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爲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
爲永新人有曰龍聖祁始徙吉水又六世爲雎川七
世爲時霖八世爲翔字翁之曾祖父也翔字負義氣
入粟於官爲義民娶東溪廖氏以成化庚寅正月三

十日生翁八歲爲諸生十二入貢爲國子生三十六
爲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東坊毛氏以明女先翁幾年
卒生子一曷即履祥女一適三都周某側室葉氏無
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
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甲寅
正月六日後翁幾月葉氏亦卒其年九月二十三日
葬翁仁壽鄉一都蔡洞李家山虎形首戌乾趾巽展
與毛氏合而葉氏祔其塋稍下翁與先君數往來而
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葬蓋[illegible]以也銘曰方歎濕
秉指驥爲黃監車驥服孰辨駑良芳草慢人知已病

士千[illegible]一時才幾畢試欲施後世必附青雲志業有
在[illegible]何云

吳府君綸墓表

王鏊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綸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操履修潔皭然自疏濯於世之波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値好風日或雨霽齎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翔舞不驚不逸鄉人遥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縱騖去然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遥乎

其閒自放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偶言名飲其
出必陽羡顧渚界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撥之必精
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爵灰承
炭撾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
人勺少許沫餑紛散三四啜已磬必啜者有餘思始
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
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爲
鄉人取去藏之閭閻古方書聚藥餌爲人治療亦多
奇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事爭先爲之歲饑富家多
閉糴以牟利君獨開廩肆糴以賑饑或稱貸數負之

又數給之不吝人犯之亦不校邑有蜀山蘇文忠公嘗居焉君與沈司空韋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羡之意君分田宅授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諸子仕登甲戌進士官戶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進禮部員外郎又以　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君晚年病忘若宋陽里葬子者一旦忽爽然悟平生履歷了了臨終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昔過宜興與君邂逅荆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

余歸吳貽茶爐茶竈已又貽馴鹿一豈以余同隱逸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履歷風古則隱君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以爲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張木庵尺墓碣銘　黄溍

台南逸民木庵張先生者諱尺字守度父諱璣涿州同知守官嵩清後至無以歛世稱爲廉張先生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啜水坐覽足矣何事外道乎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恭公敬者涿州選士也聞之招爲掾弗肯造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後卒辭歸秦亦不能留也先生念涿州垂沒時求一絹襖弗得終身感痛不衣絹帛臨老結數椽以居嘗之以鐫父墓碑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鄉先正後軒逸老方

石諸公皆偉人也洎余祖司空公咸稱其標節如古人云郡守山陽葉公贊姑蘇顧公璘吉水羅公僑皆待以賓禮顧公至搒列之以風六邑之人先生年八十有七卒無嗣余時乞休山中與季弟約率先生姪孫彬往歛之而葬于百家山之麓滁州公暴左邑大夫晉安王君欽高先生風烈請予表其墓且以白金如干付鄉人蓋亭樹石焉乃爲之銘曰台之山兮秀以銛合之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兮德以賢嗟先生兮繼貞廉夜臺寂寞兮淚以霑清風悠兮白雲濆嗟臭先生兮在茲崦

蘿石翁董澐傳

黃綰

蘿石翁者不知爲何人也姓董氏諱澐字復宗蘿石其別號也先汴人始祖曰健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家於澉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澉浦世隸戎籍兄源當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澉浦焉初學爲詩不解隨俗營生業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奇勝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可愕可懼可慶一於詩寓之家徒四壁毫毛不入於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辰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

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于形骸之外自得也甩
所欲之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吴越好事
家往往懸榻俟之因紀爲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兄
貧捐己産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共人因貧不能赴
京襲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鄢曾者以田易
直易畢曾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然不謂己
貧也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
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者亟稱屢嘆之不
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説於越不遠數百里
往其門數日作而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

列時年六十七矣舊所與游皆笑之翁曰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先生為之記云一日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者曰今日客得歸矣塵緣夢幻耳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日精宗理又號白塔山人淛浦廢寺有鐘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彙貲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若有待於翁者比屬纊視日早晚曰時至矣吾其歸與口占一詩曰我非非污世中者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人皆異之其子舉人敘以予與雖不嘗有一日之雅

乃跋九把山人許台仲所爲誌帝王宗範請予傳之
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其品亦不同至其事毋不相
與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而一之始定若蘿石翁者
始耆吟詩垂老執弟子禮於陽明先生之門爲儒學
既又逃釋老夫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爲何品者也吾
疑之雖然就其所至而言則蘿石者貧可謂超然斯
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者已其賢於人也何如哉

顧清甫源小傳

姚洆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世爲都城鉅族其曰蒸闓之勝甲于闤闠內有成趣堂翠虛亭駐鶴山房澄懷閣印玉池俱不甚高大然雕拱丹鉛鉤心鬬角森羅翠薄設以三代彝鼎庭下珍石奇花皆世所希覯太史石亭陳公贈之以詩云佳麗樓西鄰市前王孫謝館翹相連朱雀門通朱雀桁鳳凰山帶鳳凰泉建業繁華古稱絕十二宮城開綺陌棨戟高門卿相家山池幽榭神仙宅六朝家世舊風流猶說山南假虎頭花竹逕深如巢所寬榼池遠似滄洲家晉香燃金貂字南

唐畫障澄心紙米家圖畫鄭侯書平泉樹石烏皮几
逍遙日涉自成趣樾館煙庭非一處古來不數辟疆
園肯使王猷肆然去阿戎來候小府與彭澤花間久
隱居坐久不知山色暝仰看松月夜窗虛觀此詩亦
可槩見矣清甫素性高雅自幼無紈綺之習厭與俗
人接對入眺圖史出愛山水畫師小米書法悚琳落
筆無煙火氣沒後人競以重價購之遂與古人抗衡
信名世貴精不貴多也中年皈心釋教日究內典更
號寶幢居士恒與名德老宿相依杜門掃軌沿淨室
甚精題曰四松方丈奉佛於中焚香誦經有時散步

城南諸寺及棲霞牛首惟飯僧齋會而已城市幾無清甫之跡矣與予爲山林交志趣頗同清甫觀化去覓知此友不可得惜哉

顧寶幢源傳

顧寶幢名源字清甫世居陪京人稱丹泉先生嘗自命曰在家僧又號寶幢居士蚤生素封之家凡可以縱耳目娛情意者備具乃居士旅寓視之蓮質無染惟注意秇林所尚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書不鍾王而逼鍾王畫不吳鄭而軼吳鄭詩不陶韋而凌陶韋已內一切都屏究心禪理大有悟入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

焦弱侯曰居士一日與余論書謂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又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瀟園丸箇窄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煑煙滿衣雪寒豪士苦長饑明珠不換黃虀麵餅吐光爭日月輝能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家鄉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銷磨盡漸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曾朱家蕭摩赤展男兒志頭白鄉門学種瓜雪屋寒蔬有

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
眼上花藤葉青菰稱僧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
訪龐居士蒨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披記人草衣
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彼香火同餘野寺春雲
裏青山古檜叢杖柯如學藏衍風易況有志扶蹤跡
甁鉢依稀在手中

世隱顧子武先生祖辰傳

文震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滁二邑者爲顧崇甫公簡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損竹几淨無纖塵浙圖書硯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荊扉

其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堂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牾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爲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窻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晝申而還戢至客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適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予武先生蓋三世𩜹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

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閶闔中也臨頓為陸魯望所居鬪鴨欄樵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終